

大盘山的山水精神

傅德荣

浙江山水，“心”在磐安。

“巍巍数万仞，中凹似仰磐，足蹑浮云上，天风六月寒”的大盘山脉，囊括磐安境以及天台、仙居、缙云、新昌、嵊州、东阳、永康等地山区，然后向北延伸到会稽山，向东延伸到天台山、四明山，向南连接括苍山，向西连接仙霞岭。

大盘山脉也是钱塘江、瓯江、灵江和曹娥江的发源地。这座绵延千里、万峰耸立的雄伟山脉，自古享有“群山之祖、诸水之源”盛誉，是中国山水精神源头，也是“浙东学派”的文化源泉。

三十年前，我就参与过著名史学家林正秋教授《浙江水上游》编纂工作，我们沿线塘江、曹娥江、灵江、瓯江溯源探源，解读巍巍大盘山脉山水与人文和谐共生的动人图景。

钱塘江在大盘山脉有两个源头。一是发源于磐安县尚湖镇岭干村龙坞尖，流入东阳北江。另一个是发源于磐安县深泽、双峰两乡交界处仰曹尖北坡的文溪，流入东阳南江。东阳南、北两江在义乌佛堂地界汇成义乌江，在金华市区燕尾洲汇成婺江，在兰溪兰荫山段为兰江。从大盘山脉源头出发，金华境内300里钱塘江中上游，呈现“一江春水向西流”的奇特地理景观。

龙坞尖峡是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早年，只有身手不凡的烧炭工深入山林伐木烧炭，烧好“铁炭”雇佣山民挑出峡谷，将一篓篓“铁炭”装上木筏，利用汛期大水顺流而下卖到杭州、上海去。陈金明当过县旅游局负责人，对家乡旅游业充满热情。他力邀我去看磐安“风崖谷”景区，抵达后才知道，“风崖谷”就是钱江源头龙坞尖。

龙坞尖植被葱郁、古树参天，一派盎然生机。峡谷中空气纯净，能洗净人的五脏六腑。峡谷中大小泉眼涌出泉水，涓涓汇入到谷底溪涧中，成为钱塘江出发原点。泉水极其干净，溪涧飞瀑清秀可爱，水就是这个峡谷的灵魂。我到过很多大江大河源头，龙坞尖无论在水源体量、峡谷风光、地质地貌、生态系统上毫不逊色于任何江河源头。

山谷中的安文古镇是现实版“桃花源”。

1130年陆宰携儿子陆游及家眷来此避难，一同前来的还有龚茂良、晏敦复等大家族。他们出于安全考虑选择来安文躲避战乱。安文四面皆山，从每个方向抵达磐安，都需要翻越纵深几百里大盘山脉屏障，能有效阻挡外来兵患。当地有句俗语“南坞岭头骂老爷”，意思是翻过东阳吴宁镇南坞岭，就是官府也鞭长莫及的莽莽山区。

另外，安文盆地有平畴沃野，粮食瓜菜出产甚丰，有富余食物满足增加的人口消耗。安文豪绅陈宗誉又组织起强大自卫武装，成为保一方太平的依靠。陆游日后来陈宗誉撰写《陈君墓志铭》说：“建炎四年……金兵侵南及吴楚，谋避之远游……彦声（陈宗誉字）越千里来迎……既至，屋宇器用无不具者，家人如归焉，居三年乃归。”

陆游六岁到安文，九岁才离开。有人考证，独秀峰下“金翼坪”是陆游安居地，离安福寺不到百米。少年陆游在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可亲近山水、可读圣贤书，享受远离战乱的安定生活。《别安福僧》《非鸟》等描写安文的存世习作，已展示少年陆游的聪慧才气。

1160年暮春，陆游从福州北归杭州述职。他特地取道安文寻找童年记忆，写下《东阳观酴醿》一诗。诗人对战乱中收留他们家族，给他安宁童年的安文满怀感恩。安文庇护了陆游、龚茂良、晏敦复等大家族，也正是他们的到来，开启了这个僻远山镇文化新境界。

文溪给安文平添清丽气质。文溪汇聚了上游三条支流，分别是从仰曹尖北坡发源的深泽溪，从金竹坞发源的花溪，从王隐坑发源的根溪。空中俯瞰，宽阔平缓的文溪就像瓜秧主干，深泽溪、云溪、根溪等支流就是深入大盘山脉的藤蔓，沿溪分布的村庄就是藤蔓结出的瓜。在闲暇时候，我喜欢在文溪两岸漫步，或骑车探访深藏山坳的神秘村庄。

曹娥江源位于大盘山脉龙坞尖。流经磐安县尚湖、万苍两个乡镇后，入五丈岩水库。出水库进入舞龙峡、夹溪。夹溪山势险峻、江水湍急，河床岩石被冲刷出众多坑洞，称“夹溪十八窟”。峡谷风光秀丽，已成地质考察游热门线路。河流过夹溪特大桥，进入新昌县澄潭江段。澄潭江过新昌县境，在嵊州境内汇入长乐江，称剡溪。剡溪至上虞章镇，汇入来自岭南山区支流，称曹娥江。曹娥江流经上虞

境，再注入杭州湾。

曹娥江是古代文人大夫游历浙东山水必经之路，也是“浙东唐诗之路”的起点。

四

文人士大夫们对浙东山水的神往，始于舜禹、勾践等传奇故事。琅琊王氏广邀天下文人雅集会稽山兰亭盛事，永嘉太守谢灵运创立山水诗派，更使浙东山水声名鹊起。这方瑰丽神奇山水，承载了天下文人的生命理想，是他们一生必定要去的地方。他们沿曹娥江、灵江、瓯江溯源而上，游览浙东山水。

726年，李白沿运河抵达杭州。从浙江渡乘舟横渡钱塘江，在南岸西兴渡口登岸。然后乘舟沿浙东运河抵绍兴。他探访勾践遗迹，游览镜湖、若耶溪，写下《越中览古》《采莲曲》等诗。他此行最终目的地是天台山，拜访仰慕已久的道家领袖司马承祯。他沿曹娥江溯流而上，再沿剡溪在嵊州城南拐向新昌江，溯行到金溪地段，弃舟登岸游览沃州湖、眺望天姥山风景。再沿溪流徒步50里，抵达天台石梁飞瀑，登华顶峰。李白登上石门岭玉霄宫寻访司马承祯，但司马承祯已应唐玄宗所召去了洛阳。李白最后去了佛教名刹国清寺。

747年，李白惊闻贺知章已去世经年，匆匆启程前往会稽凭吊。他从淮南启程，抵达绍兴后直奔上虞东山。东山是东晋名士谢安隐居地，也是贺知章效仿谢安的人生归宿处。李白《东山》写道“不向东山久，蔷薇几度花”。两人诗酒唱和情景恍若昨日，如今蔷薇几度花开花谢已物是人非。《对酒忆贺监二首并序》写道，“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人亡故宅，空有荷花生”。表达他无限悲痛之情。离开东山，李白沿曹娥江、剡溪溯源而上，重游镜湖、登天姥山，莅天台山后北归。

李白之前，浙东山水已闻名遐迩。李白之后，天下文人更趋之若鹜。公元731年，唐诗之路上来了一位世家公子。他就是之后被誉为“诗圣”的杜甫。他游会稽，访禹穴，泛舟剡溪，抵临天姥。浙东山水给他留下终生难忘记忆，到晚年还在《壮游》中写道：“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

有人统计，《全唐诗》中有400多位诗人走过浙东山水，《唐才子传》中有170余位游过“唐诗之路”。初唐四杰的卢照邻、骆宾王，饮中八仙的贺知章、崔宗之，中唐三俊的元稹、李绅、李德裕，晚唐三罗的罗隐、罗邺、罗虬，以及崔顥、王维、贾岛、杜牧等光芒璀璨的诗人，都曾在此流连忘返，并留下不朽诗作。

五

磐安人自古高风亮节。乱世中收留陆游、龚茂良、晏敦复、孔端躬、蔡元定、萧统以及大量外来避难者，都是急公好义的明证。上世纪90年代，工业化、城镇化高歌猛进，磐安人却提出“生态立县”战略，承诺“留浙中一方净土，送下游一江清水”。磐安人一诺千金，几十年来磐安断面河流保持一类水标准，空气质量优良率保持100%左右，在全国首个通过“国家级生态示范区”验收。大山赤子将敬畏自然、守护山水的忠诚镌刻在基因深处。

小时候困惑，老祖宗为何将山高水远的大盘山脉作终老之地。到不惑之年才明白，这种看似“反人性”的选择，隐藏着老祖宗生存哲学的深层密码。他们以地理屏障构筑文明火种保险箱，以聚村而居增强家族凝聚，以“山水困局”磨砺后人精神意志。

巍巍大盘山脉奉献给浙江人民的，又何止好山好水好生态。

倡导“经世致用”的浙东学派，与浙东山水本质上是“人地互动”关系。山的厚重、水的灵动、海的大气，塑造了浙江人刚柔并济的性格；艰辛的生存环境赋予浙江人以变求生的实践精神。务实变通是浙江人处世的底层逻辑，巍巍大盘山脉是浙江人的精神原乡。

近年来，我老家东川村突然出圈。山上有五六百株千年香榧树，“中国香榧王”五个大人才能合抱。漫山遍野生长着竹木以及茶叶、药材、蘑菇、野菜等。依靠这些东西，村里人日子越来越富足。阳春三月，村四周山上野樱花灿若云霞，成千上万城里人前来赏花。他们来了才知道，老祖宗留下那么多东西都是宝贝啊。

屐处留痕

曹娥庙

杨新元

18米，正中为暖阁，孝女曹娥凤冠霞帔，神采奕奕，端坐其中。正殿前左右两边是长廊，有壁画数十幅。内容是根据曹娥生前和死后的故事绘制而成，画面生动，线条流畅。正殿上方，悬挂匾额4块，都出自名家、名人之手。

我想，曹娥尽管是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为维系自己的统治地位而树起的一个典型形象，但其能悠悠千载而深受

八个字。同行的朋友告诉我，这还有一个邯郸撰碑、蔡邕题碑，曹操问碑、杨修解碑的故事。当初，邯郸淳作碑文后，汉议郎蔡邕闻讯来观，阅后书“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于碑阴，众人不解。建安二十三年，魏武帝曹操率军队经过蔡邕庄。在蔡家小憩时看到曹娥碑图轴，对这八个字大惑不解，问杨修。杨修说，黄绢者，色之丝也，色旁加丝，为“绝”；幼妇者，少女也，女旁少字为妙；外孙是女子之子，合起来就是好字，齑臼是五辛之器，受旁辛字是“辞”，意思就是“绝妙好辞”。这个隐语出得妙，连大诗人李白用了“沉吟黄绢语”这个典故。

整个曹娥庙里还有后殿，是供奉孝女曹娥父母雕像的地方。双桧亭，是旧时达官贵人祭祀曹娥之处，以亭前两棵桧树而名。碑廊，历代帝王、达官显贵的题字或封赐荟萃于此。我们都一一浏览了一下。走出曹娥庙时，里面已热闹起来。众多游客和香客，烧香的烧香，念经的念经，庙内香烛烟火氤氲。我忽然想到，在这些善男信女中，是否都是在家“悦亲有道”的人呢？如果“事父未能”，却假惺惺来此顶礼膜拜，曹娥有灵，就应当好好教训一下这种言行不一的人。

走进庙内，正殿金碧辉煌。殿高

碑的背面有“黄绢幼妇，外孙齑臼”

艺境



《宁静的小河》局部 潘鸿海

青山红梅又一年

潘江涛

美于绍兴的萧山梅，色泽之美，更有过之。”

乡音乡味，乡愁乡情，谁不夸俺的家乡好？然而，古代最受公众认可的，还是绍兴红梅。“梅出稽山世少双，情知风味胜他杨。”杨城斋说的“稽山”，就是绍兴，如今盛产荸荠种、深红种、水晶白等。

清代戏剧家李渔嗜食杨梅。他在《杨梅赋》的开篇即说：“南方珍果，首及杨梅。”据传，李渔爱吃杨梅，较之于周文王爱吃菖蒲酱、刘伶爱喝酒、卢仝爱喝茶，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次能吃一斤多。

李渔的一生横跨明末清初，正是社会大变动时期。为了生计，他不得不来回奔波于南京、杭州、兰溪之间。倘若恰逢时令，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他爱吃的鲜果杨梅。

江南六月芳菲尽，兰溪独占第一枝。据史料记载，兰溪杨梅种植可追溯至明正德五年（1510年），历史虽说悠久，却都是些品质、口感退化的老品种，难以满足市场经济之需求。在我印象中，兰溪杨梅名声鹊起，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所产杨梅皆非泛泛之辈。

《越郡志》记载：“会稽杨梅为天下之奇，颗大核细其色紫。”会稽，即余姚，是杨梅的原乡。去余姚参观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即可可见一撮杨梅花粉，距今追溯7000年。三国时期《临海异物志》已将杨梅作为地方特产载录。明代王象晋《群芳谱》也说：“杨梅，会稽产者为天下冠。”

杭州的西湖龙井、皋亭山一带所产杨梅，品质不凡。只是，杭州杨梅数杨梅最有故事。北宋时期，一位姓金的老妈妈栽培杨梅享有盛名，于是人们将她住的山坳取名“杨梅坞”，将她种的杨梅称为“金婆杨梅”。私下揣测，这该不会是我国最早认证的地理标志与地域品牌吧？宋代朱翌《谢惠杨梅》说：“杭州金氏越州榜，撒火飞星五月春。”

萧山、湘湖杨梅，口味亦不俗。其中，萧山的白杨梅是特色品种，现名水晶杨梅，颜色由乳白色到粉红色不等，色泽清奇，别具风味。

温州茶山的“丁岙梅”，红盘绿蒂，肉厚汁多，深得台湾女作家琦君之喜爱：“六月，该是故乡早谷登场、杨梅最好的季节了。我乡的茶山杨梅，可以媲

美于绍兴的萧山梅，色泽之美，更有过之。”

青山红梅又一年。杨东海逝世后，就埋在杨梅山对面的山坡上，永世守望着他一手操劳的那片致富林。

三

然而，甜的东西，易腐不耐储。杨梅采收期短，上市又集中，加上古时交通不便，在北方的人想要吃到新鲜杨梅，是奢望又失望。

啖杨梅，图的就是新鲜。相传，明代余姚人孙陛在京为官，每到杨梅成熟季节，便念想家乡杨梅，却始终未得一尝，不无感慨地写道：“旧里杨梅绚紫霞，烛湖佳品更堪夸。只因名系金闺籍，每岁尝时不在家。”

时移世易，如今的快递、物流四通八达，孙陛、卢襄们念兹在兹，再也不用为尝不到新鲜杨梅而发愁了——晨时山间果，晚间盘中味。

女儿阿远在深圳打工，每每想吃新鲜杨梅，我便托兰溪朋友帮忙快递，竟然朝发夕至。吃进嘴里，那杨梅犹然和烟带露，似乎仍未睡醒，随筐而去的杨梅青枝可供插花。

酸酸甜甜的杨梅集聚着江南的玲珑清秀，既传递情谊，还可烹制糕点果脯，浸泡杨梅烧酒。

清代朱彝尊《食宪鸿秘》录有杨梅浸酒方：“拣大紫杨梅，同薄荷相间，贮瓶内，上放白糖。每杨梅一斤，用糖六两，薄荷叶二两，上浇真火酒，浮起为度，封固。”

朱彝尊乃浙西词派创始人，在吃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我觉得，其浸泡之法过于繁琐，弄得不好还会适得其反。

兰溪老农浸制杨梅酒，大多选用广口玻璃瓶。白酒与杨梅按1比1的比例，什么都不用添加。渐渐地，透过玻璃，酒色一日比一日明艳。